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四四・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一百六十五至卷二百十二）〔明〕陳仁錫輯……………一

246/04

八編類纂五

〔明〕陳仁錫輯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
啟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二一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五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張說

字成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為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州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玄宗為太子說與褚無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三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一

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臣謀動東宮爾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發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暹為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為廢寒胡族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舊兄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請和

以史取事
以詩取言
不無相掩

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濛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非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頊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與有勳不宜弃外遂遷荊州長史俄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修國史勅齋素即軍中論議朔方軍大使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二

賁諫曲降虜阿不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後討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寇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堀堁胡自相猜夜聞待賓遁入鐵建山餘眾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曰王者之師伐叛柔服而已豈可殺已降邪奏置麟州以安

堯象明年認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洩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擒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充豫間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羸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軍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閩門百口爲保帝乃可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卒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後所謂彍騎者也兵農之分自此始矣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不可行

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上以山東旱命遷臺閣名臣以補刺史黃門侍郎王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因是出之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不平十三年張說草封禪議上之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鳳輦何能爲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四

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謁時事昌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勢市權招路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

氏乃不共戴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但太子非妃所生如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隱有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說始爲相時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詞旨悖慢帝怒之遂自東封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其京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倖若二國和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五

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奭入朝果請添入討之後君奭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嵩州圖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聞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段十匹後瓜州失守君奭死十七年復爲布丞相卒年六十四諡曰文貞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寢葉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尚不以官闕爲先後太宋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

修殊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於是引薦同僚時服其有體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

唐蘇頌

蘇頌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于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奉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載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後臣等寃獄頌驗發其誣多從徒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頌父襄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六

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與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徐手腕脫矣中書舍人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頌爲中書侍郎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頌始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雖蘇李今朕得頌及父何愧前入哉蘇封許國公吐蕃益邊諸將款敗虜益張殊騎內役帝

怒欲自將兵討之。頌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畜畜語，勝負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勅虓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徃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修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塲，不能無憂。忝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行之遽哉？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修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拱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父，登空同，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干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

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砮，猶未可以誇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牛馬，發窖襪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納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頌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頌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頌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頌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常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敝，人流亡，詔頌收劍南山澤鹽鐵，自贍，頌尚簡靜，重典力役，即募戍人輸顧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

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撤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頭不肖子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贖軍費意或謂頊公有違臣得忤上意頊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嶺州蠻直院與吐蕃連謀入寇獲其間謀將吏請討之頊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直院羞愧不敢侵邊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葬日帝遣咸宜官將獵聞之曰頊且葬我恐自娛哉半道而還頊性廉儉廉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八編類集卷一百一十五臣頊

唐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謂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故行此爾今陛下宇文繼統何所取法况應天去提象幾二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歸車之罪能事之何及

臣愚謂宜遷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卽遷會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怠廉亦何暇爲陛下宜風佐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爲此再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逮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夫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重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臣頊

十

屬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休康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省之竊見內外官有賸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遷爲牧宰任以江淮嶺嶺租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培貲訖無悛心明主之于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縣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遑微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爲盜賊由此

言之不可用。凡才兒猶更乎。臣請以賸論廢者。削迹遷黃門侍郎。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他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人。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七

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廬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憺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携社間望懷慎家。環堵。庾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纁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

立。停碑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

唐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於經。或未通。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七

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收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奉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野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聲。縣不選親人以成其弊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也。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

類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華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微倖奸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薦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奸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爾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雖援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近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任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兩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闕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能得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計以分義載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以妄下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諸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山超諸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經典而清流痛於殊恩胥吏乃濫章報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違草尚可以嘆公宜詳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慮既而果得。詢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用法有所闕。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爲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常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遷工部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皋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九齡爲解。要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啓此門。恐小人弃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在監門錄事參軍。劉秩皆以爲不可。上乃止。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

何以加之。遂止。二十四年。上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責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爾。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爾。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因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上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議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襄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

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播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始終者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張九齡執不可如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典公為授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節度使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斬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亦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卒不聽帝後在蜀思其忠為

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

唐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今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爾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說如休請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一八

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奸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典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流美玉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常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
懽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
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
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
爾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
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

唐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爲顯官
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沉靜獨處一
室左右圖書史次塵滿席渾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十九

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
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
加詩賦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
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科
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
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
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
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
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
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

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
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
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望與
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
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系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
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
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咸以爲明經
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議者是之綰又
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俄遷
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
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
當得天下名儒以清其秩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
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
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克禮儀使載得罪拜平章事
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獨讓帝不許元載以住
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
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綰與常袞奏京官
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時諸州
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

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俸刺史威權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輒去。州前使所如其故。開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主

全

清談終譽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開其言。必內愧止。經詰徵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廡。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騎。數百數。省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唐崔祐甫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主

全

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袁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堦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袁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袁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袁爲罔上是日羣臣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袁河南少尹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啓巧填委故官賞繆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袁當國愆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惟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詣允帝常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內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

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避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費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昭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鐻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唐姜公輔

姜公輔受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頓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才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沼助田悅以蜜裏書間道邀泚過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俄京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率涇原